

站上冬奥赛场，完成一次隔空“拉勾”

时隔20年，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重返冬奥会男子5000米赛场。

等候发令枪响时，19岁的刘瀚彬向着头顶挥舞右手，随后他轻轻勾起小拇指，像是在隔空与谁完成一次拉勾。

最终，他以6分24秒25的成绩冲过终点，领先同组出发的日本选手佐佐木翔梦，在全部20位选手中排名第17。

疾驰5000米后，走进混采区的刘瀚彬仍然微微喘着气，但眼底亮着光。被问起赛前那个特别的拉勾动作，刘瀚彬轻声道出了背后的牵挂。

“我从小跟着姥爷长大。他希望我滑冰，但他在七年前去世了，他没能看到我参加奥运会，也没能看到我进国家队，所以这是我跟天上的他履行的约定。”

6分24秒25，这个成绩在刘瀚彬参加过的平原冰场赛事中并不算亮眼。但对于两个月前还曾在比赛中晕倒受伤的刘瀚彬而言，能顺利完赛，已是一种圆满。

“我觉得今天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，达到了我今天最好的状态。(赛前)我不知道这次我会比成什么样，但我滑完之后，还能战胜(同组)对手，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。”他说。

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项目向来是欧美选手的统治领域。中国运动员上次站上冬奥会该项目的赛场，还是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，当时高雪峰以6分44秒78获得第25名。这一断，便是20年。

为了这个久违的参赛资格，也为了兑现与姥爷的约定，刘瀚彬在训练场上不敢有丝毫懈怠。2025年底，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，他以6分11秒10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全国纪录，同时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。

回望那个改写历史的瞬间，刘瀚彬依旧动容：“心里说不出的感觉，就是想哭。”

从7岁接触滑冰，到19岁站上冬奥会赛场，刘瀚彬对滑冰的热爱始终赤诚。“这是我氛围最好的一场比赛，我完全享受其中，怎么‘淤作’(吉林方言，意为舒适、自在)怎么来。”

长距离比赛向来是体能、技术、训练方法与临场发挥的综合较量。尽管这个领域并非中国选手的舒适区，但自接触速度滑冰以来，刘瀚彬始终专注于5000米和10000米的项目。

“长距离(比赛)时间更长，你更能享受比赛，更能感受在这个冰面的技术动作，感受一切。你能听到赛场上的欢呼声，能听到所有支持你的人给你喊‘加油’。”

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，刘瀚彬第一时间向着正前方挥舞五星红旗的观众挥手致意。“在异国他乡比赛，看到国旗就像看到自己家里来了一样。”这份来自祖国的温暖与支持，也是他一路坚持下来的力量源泉之一。

谈及时隔20年中国队重返该项目冬奥赛场，刘瀚彬谦逊地表示，前辈们也非常优秀，这次能有所突破，得益于训练方法的改进。

“我感到非常荣幸，是我拿到了这个参赛资格。我也感到非常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中国队很快就会和世界速度滑冰5000米接轨了。”他说。

本届冬奥会，刘瀚彬的征程尚未结束。接下来，他还将亮相男子1500米和集体出发比赛。

刘瀚彬的微博账号叫“成成小飞侠”。正如这个名字，在米兰的冰场，他用一场“淤作”的滑行，兑现了无声的约定，也突破了自己。

“我在享受比赛，我觉得我已经‘飞’起来了。”他说。

据新华社



朗根汉

四次滑行、四破纪录！

德国选手朗根汉
雪橇男子单人摘金

四次滑行，四破赛道纪录！8日，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进行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决赛中，德国选手马克斯·朗根汉以无可争议的表现摘得金牌，四轮滑行总成绩为3分31秒191。

奥地利选手乔纳斯·米勒以0.596秒之差获得银牌，东道主选手多米尼克·菲施纳勒收获铜牌。

根据竞赛规则，前三轮滑行结束后，25名参赛选手中只有排名前20位的选手晋级四轮滑行，并依据前三轮总成绩确定出发顺序。成绩靠后的选手率先出发，暂列第一的选手最后登场，奖牌归属悬念被

保留至最后一刻。

继前一比赛日连续两次刷新赛道纪录后，朗根汉在8日进行的第三、第四轮滑行中延续强势表现，再度两次突破赛道最快成绩，分别滑出52秒705和52秒660，最终以3分31秒191的总成绩锁定冠军。

半程排名第二的米勒在当日第三轮滑行中创造新的赛道出发纪录——3秒482，并最终与0.596秒之差获得银牌。菲施纳勒当晚同样发挥稳健，最终以3分32秒125排名第三，继北京冬奥会后再获男子单人雪橇铜牌。

赛后谈及自己何时意识到已经

锁定金牌时，朗根汉说：“我想是在第14号弯道的时候意识到的。我感觉到乔纳斯(米勒)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。”

他表示，究竟是在何时意识到胜利其实并不重要，能够赢得一枚奖牌、将奖牌挂在胸前本身就是最大的荣誉，与另外两位优秀选手一同站在领奖台上，对他而言更是意义非凡。

该项目唯一参赛的中国选手鲍振宇在当晚第三轮滑出54秒683，三轮滑行总成绩为2分44秒227，最终排名第24位，未能晋级四轮滑行。

据新华社

这条雪道上，冬奥英雄出“老年”

45岁的“放牛老哥”罗兰·菲施纳勒，又一次踩着单板，站在了奥运赛场的出发台。这是他的第七次奥运之旅。

“放牛老哥”并不是一句玩笑，而是一份正经的工作。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主页上，菲施纳勒这样介绍自己：“Snowboarder and Mountain-farmer”。前面的snowboarder不难理解——单板滑雪运动员；而所谓“mountainfarmer”，是阿尔卑斯山区常见的一种职业，指长期在山区从事农牧业及相关经营的人，俗称“山地农牧民”。

菲施纳勒常年生活在意大利南蒂罗尔州的多洛米蒂山区，家就在富内斯山谷。赛季之外，他在山里养牛、打理农场，也经营公寓接待前来徒步或滑雪的游客。比赛来临时，他把这些暂时放下，换上雪鞋，走进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的出发门。

在8日进行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平行大回转资格赛中，这位45岁的老将滑出了全场最快成绩。

进入淘汰赛后，他在1/8决赛中以0.59秒的优势，战胜了39岁的斯洛文尼亚选手罗克·马古奇。1/4决赛中，他因失误撞倒旗门，输给了一位37岁的韩国选手。这项赛事的金牌，最终被菲施纳勒的好友、40岁的奥地利人本亚明·卡尔收入囊中。

等等，看到这里，你或许已经有点疑惑了——这个项目的赛道上怎么有这么多“高龄”选手？

数据显示，本届冬奥会该项目男子组32名参赛选手中，35岁及以上的有7人，其

中3人在40岁及以上；女子组32名选手中，有11人在30岁(含)以上，除了52岁的里格勒，还有一名日本选手也有42岁。

在全球顶尖的体育竞技舞台上，这样的年龄分布并不多见，但在平行大回转赛场，它却并不突兀。

与人们印象中追求腾空、翻转和瞬间爆发力的公园类单板项目不同，平行大回转更像是一场高速下的“对线”较量。选手两两出发，在几百米长的赛道上连续切弯，比拼的是速度、线路选择和面对雪面的判断。

“平行大回转并不需要持续的爆发式力量，对耐力的要求也并不太高，依赖的是节奏控制和技术稳定性。一趟下来40多秒，时间不长，但容错空间极小。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更稳定地把雪板压进雪面，谁能在高速中保持节奏，减少多余的修正。(这需要)经验、感觉和对赛道的理解。”里格勒这样介绍项目的特点。

正因如此，45岁的菲施纳勒依然能在资格赛中滑出最快成绩，52岁的里格勒还能稳稳闯进淘汰赛。赛道上较量的，不只是速度本身，还有多年累积的判断力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条雪道上，年龄从来不是问题，但项目本身的存续却一度被推上了讨论台面。本届冬奥会开始前有消息称，国际奥委会在对未来冬奥会项目设置进行评估，单板平行大回转有“出局”的风险。

菲施纳勒在赛后谈及这一话题时，并没有给出情绪化的表达。他认为，平行大回转是单板滑雪中“最接近根基”的项目之一，更强调人与雪面之间的互动与技术积累。

据新华社



刘瀚彬

菲施纳勒